



图1 鸭形带钩

秦 汉 带 钩

陕西 王冬华

带钩，是古代贵族和文人武士所系腰带的挂钩，古又称“师比”、“鲜卑”。带钩是身份的象征，带钩所用的材质、造型纹饰，以及大小都是判断带钩、时代与价值的依据。它是由钩首、腹与钮组成。带钩起源于西周（山东省蓬莱村里集7号西周晚期墓葬就有出土），战国至秦汉广为流行。多用青铜铸造，也有用黄金、白银、铁、玉等制成，流行于各地。它们不仅形式多样，而且多采用鎏金、贴金、错金银、嵌玉和绿松石等工艺，斑驳陆离，多姿多彩。带钩的出现体现了当时社会的进步，西周晚期至西汉，采用带钩固定在革带的一端，只要用带钩勾住革带另一端的环或孔眼就能把革带勾住，使用非常方便，而且美观，所以当时把革带直接束在外面装束，从而流行开来。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用途，在汉代佩剑较为普遍，带钩便于在腰上挂剑。例如：在河南、安徽等地的汉墓中发现，除在墓主腹部束腹之带有带钩外，还在腰际佩剑处发现一个小带钩，它们造型一样，仅是大小有别，故也称其为剑钩。

现将西安博物院收藏的几件战国及汉代的铜带钩介绍如下：

鸭形带钩（图1）战国，此器通长28毫米，宽14毫米。整体上看，此带钩呈一回首凝视的铜鸭，长嘴短腹，鸭头为钩首，鸭身饰有旋纹以表示翅膀上的羽毛，以不规则的鸭爪作为钩钮，构思巧妙。仅仅是为了提高使用性能，夸张嘴，其表现的动态不减，巧妙的构思给人带来无限的遐想。从另一角度看，头颈弯曲，头尾略翘，又似期待。羽翅几何纹增加质感趣横溢。这种类型的带钩流行于春秋晚期至汉代。

云气几何纹棒式带钩（图2）战国。

此带钩长118毫米，宽15毫米。该器整体近棒形，钩体弧度不大，兽首状钩首，钩身错金银各种几何图案，以宽浅细线、小珍珠点线连为云气纹。云气纹是当时常见的纹饰。例如，在陶器的彩绘、漆器与绘画中采用，变化万千，若流云、若海涛，显示出匠人丰富的想象力，充斥着一种内涵力量。在小小的带钩上构图严密完整，大体对称，细部不对称，在统



图2 云气几何纹棒式带钩



图3 错银普纹琵琶形带钩



图4 云螭长牌形带钩



一中有变化,变化中有统一,主次分明,疏密有致。色彩表现没有单调感,富丽浑厚,光彩夺目。钩钮位置近于钩体中部,直钮。棒形带钩一般较细,钩体呈弓形,主要流行于战国至汉。

错银兽纹琵琶形带钩(图3)战国。长116毫米,宽92毫米,高22毫米。钩体近似于琵琶形,长颈,端上卷为钩,体下有钮。钩体分三面组成,上平,两侧斜,

体尾兽面,而钩为兽尾。兽的腿、足以云纹表现,躯体饰以云雷纹、半环纹以及其他几何形纹,图案间错银纹饰,富有变化,使人难以琢磨,这是在战国至汉代常见的纹饰。错金银工艺较复杂,需要先篆刻各种纹样,再用银镶嵌。纹饰变化多,似云、似海浪显得富丽美观。钩体呈反琵琶形,横切面呈半圆形,有长有短。此类带钩流行于春秋晚期至东汉

晚期。战国晚期以前以长琵琶为主,钩体多饰有纹饰,秦汉时期,短小素面多见。

云螭长牌形带钩(图4)战国。长102毫米,宽26毫米,高18毫米。整体为复合型组成,前为翼兽,兽首为钩头,长颈,颈后处为兽翼,腹为长牌形,上以浮雕云螭纹。钮为圆形,设在腹背部,钮面微隆,上饰一螭龙纹。螭龙为龙的九子之一,似龙体而兽面,形若壁虎,春秋战国时出现。其特征头部简单,嘴部较方,耳为猫耳“几”形下叠,顶有一束长鬃,圆目,大眼、眼球突出,颈粗而曲,细身肥臀,尾前端分叉,爪常上翘,卷向两侧,多为出没云间。春秋战国时的螭龙与以后各代的都有差异,该云螭纹在小小的方寸内,铸出螭龙腾空舞动,纵跃而上,周身云翻雾滚一片迷蒙。姿态盘旋矫健,挺胸昂首,真有气吞太空的磅礴气势,可谓生气勃勃。长牌形带钩的钩首和颈一般都比较小,钩体呈长方形,多数较长大,此类带钩流行于战国晚期。

凤鸟耜形带钩(图5)长75毫米,宽54毫米,高15毫米。钩头为一兽首,钩身浮雕一凤鸟,昂首站立于山石上,胸部隆起,显示出一种昂扬的气势,身后拖出一条有弹性的鸟尾,体没有过多的装饰,主要表现了凤鸟的神韵和动态,双翅展开,欲腾空翱翔,两旁填云纹。耜,乃翻土农具,形状像今天的铁锹,最早是木制的,后用金属制。耜形带钩的出现,反映了劳动人民将劳动与生活紧密结合,并升华为艺术,表现了我国古代人民丰富的想象力和极高的艺术造诣。此形带钩出现于春秋中期,流行于战国晚期,在三晋、关中地区多有发现,以三晋出土最多。

环形带钩(图6)战国。长56毫米,宽34毫米。此带钩为异形带钩,鸟头形



图5 凤鸟耜形带钩



图6 环形带钩



图7 镶嵌松石兽鸟纹带钩



图8 附蝉带钩



钩首，椭圆环形钩身，环的表面饰有一周连珠纹，环后饰一站马，马体背面有桥形钮，造型独特，构思别开生面。站立的马引人注目，造型准确又生动，马四腿略曲，低首吃草，蹄爪溜圆，也不因在寻草而给人以笨拙之感，站立在窄面上，身上肌肉凸起，整体虽小但显示出极高的艺术水平。

镶嵌松石兽鸟纹带钩（图7）汉代。长160毫米，宽24毫米。此带钩整体看来弧度较大，由两个异兽组成，前一兽的身躯分平行的歧，后一兽从腰部微收，躯干两侧各有一凤鸟。此器通体鎏金，并且镶嵌绿松石，工艺精湛、构思巧妙，仿佛凤鸟与异兽在空中盘旋嬉戏，遥相呼应。

附蝉带钩（图8）战国。长106毫米，宽15毫米。钩身细长，尾部弯曲直连钩钮，弯曲处饰一蝉，以阴刻几何纹生动表现蝉翼。蝉静静地卧在钩体上，钩身表面阴刻一组葫芦花纹，上部为锥形，下有三个螺纹，两旁有波形轮廓线，十分精美。蝉在古代是高洁的象征，古人认为蝉有五德：头上有冠带，是文；含气饮露，是清；不食黍稷，是廉；处不巢居，是俭；应时守节而鸣，是信。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中说：“蝉蜕于浊秽，以浮游尘埃之外。”蝉在最后脱壳成为成虫之前，一直生活在污泥浊水之中，等脱壳化为蝉时，飞到高高的树上，只饮露水，可谓出污泥而不染，故而古人十分推崇。同时，蝉能入土生活，又能出土羽化，皆以蝉的羽化比喻人能重生。蝉造型在玉器的运用也比较常见，例如将玉蝉放于死者口中，成语中称作“蝉形玉含”，寓精神不死，再生复活。

虎噬羊形带钩（图9）战国。长98毫米，宽44毫米。整体为虎噬羊颈形。以翘起的虎尾作为钩首，钩身为羊形，虎两个前爪紧抓羊颈，虎头紧咬羊颈用力撕扯，羊首回转，前驱向下，后腿向后



图9 虎噬羊形带钩



图10 虎形带钩

蹬，拼命挣扎。羊的躯体施“S”形，关节处饰旋纹，空间处纹样排列饰有小珍珠纹，羊体下有两个圆环。此虎纹似虎非虎，形体虽小而显凶猛，扑在羊身上两前爪有力，而羊却毫无反抗的能力，挣扎蹬踢，形体大而软弱。用凶猛与软弱的强烈对比表现出猛虎的气势，整个造型劲健生动，刚柔相济，给人挺拔有力之感。此带钩的钮扁小，位于羊体背面偏后位置。

虎形带钩（图10）汉代。长90毫米，宽31毫米。此带钩整体是半蹲卧，伸爪抓物的老虎以伸出的一只前爪为勾头，另一只前爪趴地，后腿圈卧，虎身通体施旋纹，虎嘴略张，脖颈上套一项圈，再加之虎尾翻卷上翘，透出一种顽皮可爱的气息，仿佛此虎正在与同伴嬉戏玩耍。整体做工精细、体态传神，颇具动感。

战国与汉代的带钩有很多相近之处，又有各自的特征，区分主要有两点，第一，战国带钩的钮近于后，且钮面较平。汉代带钩的钮向前，呈菌状，即时代越晚钮越靠前。第二，战国钩首角度较大，而汉代带钩的钩首角度较小。

带钩，当时普遍流行，出土及传世较多。从腹体造型分为多种类型，有兽形、禽鸟形、琵琶形、曲棒形、长牌形等，各有特点，多以写实手法表现，只是颈部和钩钮突出实用性，很有特点。人们使用带钩，不仅为日常所需，更是身份地位的象征，尤其是王公贵族，社会上层人物与名流，所用带钩更为精美，很多带钩制作考究，镶金嵌玉、雕刻纹饰美不胜收，具有很高的工艺水平和艺术价值。（责编：石晓）